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三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十一經問對問此見字何音對曰當音現下見上曰現兩相見曰見孟子受聘而至則有臣見君之禮非兩相見也

叟。金履祥孟子集註考證曰字當作叟北山何文定公謂當連下文一句讀之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論衡刺孟篇述作將何以利吾國乎無亦字有作何。史記亦作將何以。王何必曰利二節。周禮小宰疏引文王何必曰利作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三
何必曰利王曰何以利作王則曰何以利而國危矣作則國危矣 史記魏世家惠王言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 司馬光資治通鑑述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云云胡三省註曰通鑑於此段前後書王因孟子文也中間敘孟子答魏王之言獨改王曰君不與魏之稱王也 集註考證曰若從通鑑則孟子至梁時魏尙爲侯此章稱之爲王乃他日論集著書之時追書之耳當從呂氏大事記爲正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 曰

知錄曰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稱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追尊之辭矣司馬子長知其不可通而改之曰君通鑑亦以此改作君何必曰利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

上下交征利。周廣業孟子四考曰趙氏注征取也子長約舉孟子文作上下爭利征爭二字爲義迥別不奪不饜。孫奭孟子音義曰饜一鹽切又於豔切鹽鐵論地廣章曰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二句。鹽鐵論取下章引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略三字 三國志

四書考異 卷二十三 二
陳思王植疏曰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上
下易置 宋書禮志載晉王導疏引此文亦略上句者
也二字

王亦曰節。疏曰一說此是惠王悟孟子之言爲是而
以己言爲非故亦應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舊
唐書裴諝傳引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
按通鑑述此章文於未有義而後其君下約識之云
王曰善蓋從疏中後一說

顧鴻鴈麋鹿。楊時荊州語錄述文麋作麋

雖有此不樂也。太平御覽述無也字

詩云經始靈臺節。賈誼新書君道篇詩曰經始靈臺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
臺近規之民裹糧而至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
靈臺謂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
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
物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
按此卽潤色孟子爲文賈子書中多有之後錄見其
生憂民之憂舜人也西子蒙不潔諸條可互參詩辭
少經之營之四字疑傳寫脫漏

王在靈囿。毛詩音義曰囿音又徐氏于目反

白鳥鶴鶴。大雅鶴作鷺 孟子音義張鎰云詩本作

鷺鷺戶角切古字假借今依詩本音 說文解字引詩

亦作翯翯。賈子新書禮篇君道篇各引此詩俱作皜皜。何晏景福殿賦皜皜白鳥文選注曰皜與翯同。讀四書叢說曰禽名之鶴音涸在鐸韻鶴鶴之鶴音學在覺韻。

按鶴疑皜之形似譌說文皜鳥之白也胡沃切於物魚躍。音義曰物丁公著本作仞。

按史記殷本紀充仞宮室司馬相如傳充仞其中者不可勝紀仞皆與物通今通志堂所刻孟子音義云丁本物作仞仍必誤字僭爲改正。

而民歡樂之。音義曰本亦作勸樂。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音義曰害如字張音曷。尙

書害作曷女作汝偕作皆古文皆日害喪予及女皆亾害女字與孟子同。

按趙氏章句云日乙卯日也害大也湯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集註不同乃別用孔氏尙書傳及裴綱史記解所引尙書大傳。

填然鼓之。字鑑曰說文鐘鼓鼓字从支孟子填然鼓之之鼓从支支音撲。

不違農時六句。鹽鐵論通有章引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荀子王制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

姓有餘食也網罟毒藥不入澤洿池淵沼謹其時禁故
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
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按逸周書大聚解云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
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
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
其宜孟荀之言並本於此

數罟不入洿池。音義曰數七欲切丁張音朔 太平
御覽水部述孟子洿字作汙

養生喪死無憾二句。歐陽文忠公集原弊論引孟子
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周禮遂人注曰廛孟子所云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桑下有麻字 又載師疏曰

注云廛無穀者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也云
古之宅必樹者卽孟子桑麻是也閻師疏亦曰庶人五
畝之宅樹以桑麻 梁書張充與王儉書有五畝之宅
樹以桑麻句 沈隱侯集究竟慈悲論引五畝之宅六
句稱孟子爲外典 路史皇覃氏論引文樹諱作蒔

樂城集河南府進士策問引文樹諱作植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周禮載師注引孟子則五十者
可以衣帛上有則字下無矣字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毛詩小雅無羊正義引孟子曰

七十者可以食雞豚

可以無饑矣。戴震訂舊趙注本注疏本宋刻九經本賈三復石經本饑字俱作飢下黎民不饑倣此 張栻孟子說蔡謨孟子集疏四書集編四書纂疏四書纂箋四書通諸本俱共下饑字作飢

按字書饑在八微居依切訓穀不熟飢在六脂居夷切訓餓也音義皆不同此文應如各舊本爲飢下齊桓章重見此一段自屬飢字不誤

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禮記王制斑白者不提挈方氏解義曰孟子言不負戴蓋負以背而戴以頂提挈則一以手而已其言互相備 又祭義斑白者不以其

任行乎道路亦以頽爲斑 事文類聚續集述孟子文作斑白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八句。鹽鐵論水旱章引孟子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彘食人食不知檢也爲民父母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人則曰非我也兵也 漢書食貨志贊曰孟子亦非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不知發 管子國畜篇歲適美則市糶無與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鎰而道有餓民故人君斂之以輕散之以重 鶴林玉露曰孟子云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

也法當發之 孟子集疏曰常平蓋古法孟子言狗彘
 食人食而不知檢班氏食貨志檢作斂是也夫豐歲不
 斂饑歲不發豈所謂常平乎周官司稼視年之上下出
 斂法正謂此耳 陸宣公奏議云犬彘厭人之食而不
 知檢 冊府元龜邦計部小序引孟子亦作犬彘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音義曰莩皮表切或作莩或作
 殍皆同丁氏音孚 後漢書仲長統傳注引文莩字作
 殍 四書纂箋曰廣韻四紙殍注音圮草木枯落也三
 十小殍注餓死曰殍亦作莩十虞莩注音敷亦曰餓死
 皆一義也 字鑑曰莩从受漢書塗有餓莩孟子亦常
 作塗有餓莩莩與莩不同莩音孚說文草也毛晃云凡

餓莩落字今从孚者蓋受變為孚信之孚傳寫誤爾
 按漢書音義莩讀莩有梅之莩顏師古謂與殍同白
 居易詩俱化為餓殍則以叶入虞韻蓋殍亦有孚音
 而莩字未聞其讀莩也

刺人而殺之。音義曰刺七亦切又七四切

以刃與政三節。馬總意林錄孟子孟子謂惠王曰虐
 政殺人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
 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

庖有肥肉四句。新序雜事篇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
 有餓色 鹽鐵論園池章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廐
 有肥馬路有餒人 古文苑揚雄太僕箴曰孟子蓋惡

夫廐有肥馬而野有餓殍鮑彪注殍方九反 太平御覽述孟子曰廐有肥馬途有餓殍是率獸而食人也略二語 漢書王吉傳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大豬所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太肥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是乎毛奇齡曰此借孟子語疏而為言

始作俑者三句。禮記檀弓孔子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文子微明篇魯以俑人葬而孔子嘆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羅莘路史注引韓愈曰俑當作踊言刑繁則踊貴踊象人足而用之

及寡人之身段。史記魏世家鄒衍淳于髡孟軻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

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 史記辨惑曰孟子初見梁惠王王泛問利國之說他日又以挫衄於鄰國之故求所以洒其恥者分明是兩節而魏世家云云文辭繆亂矣

東敗於齊長子死焉。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太子申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商君傳魏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南辱於楚。集註考證曰周顯王十年楚伐魏抉白馬之口以水長垣之外十六年楚景舍取魏睢澨之間此所謂南辱於楚歟若昭陽伐魏敗魏師於襄陵取八邑則在梁惠王後十二年當顯王四十六年距孟子初見梁惠凡十四年矣

願比死者一洒之。山井鼎孟子考文曰古本一字作壹。宋刻本作壹。四書辨疑曰比當讀為上聲比猶比方倣倣之也蓋將不顧其生願倣前之戰死者與敵決戰而雪其恥也

深耕易耨。音義曰耨奴豆切字亦作蓐音同。五經文字曰耨从木經典相承从耒久故不可改

仁者無敵。黃石公上略引古軍讖曰賢者所過其前無敵

高誘注呂氏春秋樂成篇引望之而不似人君

孟子見梁襄王。讀書敏求記曰孟子見梁惠王見梁襄王並當與暴見於王他日見於王同音現宣公前二見字無音學者相承如字讀非也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周益公文集蕭之敏墓志引孟子嗜字作者

沛然下雨。音義曰沛字亦作霈。初學記天類雨類兩述此文皆作霈字

則苗浡然興之矣二句。說苑復恩篇曰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音義曰由與猶同古字通用。宋九經本由作如。增修韻略引孟子民之歸仁也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誤兼離婁篇文爲一。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八節。藝文類聚述孟子曰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者未之聞也臣聞王坐堂上有牽牛過者王問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吾不忍其觶觫而就死以羊易之是見牛未見羊此乃仁術足以王矣。

按此斷章之言苟足明事而已故不與本同。

無以則王乎。集註曰以已通用。四書辨疑曰以王當各從本字無以無以言也桓文之事既無以言則言

王道可乎。慈湖家記曰孟子凡與齊宣王言王皆如字耳後儒讀者多轉爲去聲非也。

按篆文以已形相似史越世家越以服爲臣漢張良傳羽翼以就皆以以爲已荀子非相篇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則又以已爲以後篇木若以美然不以急乎不以泰乎皆以已通用例觀之辨疑說似難信以羊易之。杜夷幽求曰齊宣見屠宰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太平御覽引唐書高宗狩於陸渾晚次御營望見大官烹宰供膳謂侍中許圜師曰彼羊無罪就戮今欲以死獸易之可乎圜師對曰昔宋文侯見人欲將牛釁鐘因曰吾觀此牛觶觫無罪而就死也乃不釁鐘

陛下取已死之鹿代欲剖之羊則堯舜之用心也
君子之於禽獸也六句。賈子新書禮篇曰禮聖王之
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故
遠庖廚仁之至也。大戴禮保傅篇曰於禽獸見其生
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
有仁也。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諫射雉疏引禮云
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

按大戴保傅篇卽自賈子採錄而篇置不同文亦小
異蕭子良引稱爲禮以其已入大戴書故矣而賈氏
原書何亦稱爲禮也君子遠庖廚本禮玉藻文孟子
述之故加有是以二字賈氏或因此一語遂并全段

皆憶爲禮耶

子忖度之。毛詩音義曰忖本又作寸同七損反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後漢書張皓王龔傳注
引作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

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節。後漢書注引孟子
曰王曰不能不爲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
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爲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
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爲長
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爲非不能也

按此亦張皓王龔傳注所引與孟子本經大殊鄧暉
傳注復引此節文却與本經無異一人一書各出如

御覽三十九引此云
新序太作矣

是可見唐時孟子本視他經為尤錯雜

挾太山以超北海。音義曰超或作趨。後漢書馮衍

傳張王等傳兩注皆引文太字作泰。墨子兼愛篇挈

太山以超江河生民以來未嘗有也

為長者折枝。陸筠翼孟音解以折枝為磬折腰肢

四書辨疑曰舊說案摩手節此以枝為肢體之肢字義

本是然事却迂僻不可取為長者屈折肢體止是卑幼

常用易行之禮貌耳如斂手屈膝折腰之類說者宜云

枝與肢通。四書質疑曰折枝或扶杖二字之訛篆文

折枝與扶杖適相類

老吾老四句。後漢紀孝安帝紀陳忠疏曰孟子有言

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天下可運於掌。晉書段灼傳引

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亦無句首

老幼字。晁迴客語引孟子於老吾老上雜入中庸仁

者人也四句

天下可運於掌。意林錄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

天下運掌中也下便接故推恩二句。後漢書注引孟

子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能加於百姓乎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四句。說苑貴德篇引孟子曰推

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焉善推所有而已

以若所為三句。後漢書劉元傳注孟子對梁惠王曰

說苑有其字元時本所有
作所為

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本求魚也誤齊宣爲梁惠弱固不可以敵彊。宋高宗石經彊字作強

蓋亦反其本矣。石渠意見補缺曰蓋當盍字之誤物觀孟子考文補遺曰足利本蓋作盍

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宋人讀書隅見引孟子曰無恆產者無恆心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爲能

放辟邪侈。音義曰侈丁本作移是罔民也。音義曰丁作司民

按移與司義無可解丁本有然謂必丁氏偶誤而後篇答滕文公問辭音義亦云侈諸本作移罔或本作司則二字誤不獨丁氏一本且不獨此篇一處矣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後漢紀馬融曰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則盍反其本矣。古今韻會曰盍或作蓋孟子則蓋反其本矣 洪武正韻亦引孟子則蓋反其本矣 字義

總略曰蓋盍二字古通用今以則蓋反其本矣妄改作盍誤

按蓋與盍未應通用以語氣玩之上云蓋亦猶帶疑辭此云則盍乃是決辭一層鞭進一層用字各有意義未可輕信近代字書漫爲移易

樹之以桑。宋石經樹諱作植可以衣帛矣。荀子大略篇注引文矣作也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三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荀子注引作無失其時。按彼注引下文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與前章數口無饑文異故以斷屬此章。

蘭谿葉維熊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仁和翟灝晴江學

王語暴以好樂。捫蝨新語曰樂當如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莊暴此章惟鼓樂讀如字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夫乃非類乎

王嘗語莊子以好樂。四書釋地續曰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暴對孟子猶三稱名而孟子于王前不一斥其名而曰莊子此爲記者之誤

由古之樂也。孟子考文曰古本由作猶。宋石經舊

趙注本俱作猶古之樂 四書釋地三續曰或問子解
今之樂由古之樂爲歡樂之樂但古之樂三字別未見
曰左傳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非歟

獨樂樂與人樂樂。石渠意見曰以爲上樂字當音洛
似乎有理不知集註如何將下樂字音作洛 閻若璩
潛邱劄記曰陳善說此樂字皆當爲悅樂之樂真通人
之言也郝氏孟子解亦云樂樂猶云樂其樂上樂謂好
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卽下文鼓樂其一也
田獵又其一也 儀禮鄉射禮請以樂樂於賓音義曰
下樂音洛又皆如字 黃石公兵略君人者作樂以宣
之使不失其和有德之君以樂樂民無德之君以樂樂

身 後漢書臧宮傳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
以所樂樂身 晏子春秋雜上篇樂者上下同之故天
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
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也說苑載晏子語同
按朱子依舊注讀上樂如字儀禮兵略均堪爲證左
陳氏欲讀諸樂字盡爲悅樂觀晏子春秋及後漢書
亦不爲無因舊注所倚旣屬有經傳大典其他子史
中依稀之說終恐難爲據

不若與人。司馬溫公集獨樂園記孟子曰獨樂樂不
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俱合問答爲一
聞王鐘鼓之聲。宋石經宋刻本鐘字俱作鍾下倣此

百姓聞王車馬之音前段。困學紀聞曰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于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爲一事

吾王之好田獵。毛詩盧令正義引文無之字又以通段俱孟子謂梁惠王辭

今王鼓樂於此。後漢書馬融傳注引文王下有頗字何以能田獵也。盧令正義引無以字

今王與百姓同樂。馬融傳注引文同下有其字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漢書揚雄傳羽獵賦曰文王囿百里民尙以爲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 後漢

書楊賜傳亦云昔文王之囿百里

於傳有之。毛詩靈臺正義引孟子作書傳有之 文選羽獵賦注引無於傳二字

若是其大乎。太平御覽述作何其大也

方四十里。穀梁傳成公十八年疏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三十里 後漢書楊賜傳任芝樂松等曰昔

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注曰孟子齊宣王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爲小寡人之

囿方四十里人猶以爲大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 後漢紀樂松曰昔齊宣王囿五十里

按疏引傳云天子之囿方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

四書考異 卷之二十四 三
十里小國二十里所云傳者未實明爲何書靈臺詩
毛傳但有天子囿百里諸侯四十里二語惟周禮敘
官闢人疏引白虎通與此疏引傳文正同而今所有
白虎通亦未見公羊傳注說囿處則云公侯十里伯
七里子男五里究論之似當以十里七里五里爲是
蓋準天子囿俱十分域中地之一也若大國當有囿
四十里則民不爲大矣詩正義謂百里四十里是解
正禮乃偏袒毛傳之過

芻蕘者往焉二句。世說新語政事門注引全章文無
雉兔者一句。文選上林賦注引作芻蕘者往也雉兔
者往也。太平御覽苑囿門并作芻蕘雉兔者往焉。

與民同之二句。後漢書楊震傳注引上民作人下民
作猶。漢三輔黃圖苑囿卷引作與民同其利也。

臣始至於境二句。禮記曲禮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
俗集註引禮作入國而問禁。

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世說新語注引作是以
四十里爲甯國中也。太平御覽作是以四十里爲甯
也。劉逵三都賦注引亦無方字。
民以爲大。文選注民作人。

按章懷李善等改民爲人皆以避唐太宗諱今本往
往于一段文中人民字雜出並見此蓋由唐以後傳
刻追復而復之有所未盡

為能以大事小。○集註考證曰：小事大大字小，春秋左氏傳凡兩出。孟子並作事而集註解事小為字者，本古語也。陳后山集擬御試武舉策，仁者能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合下節為一辭。文王事昆夷。○舊文昆為混，孫氏音義曰：混，丁音昆。宋石經為混。增修韻略引孟子文王事混夷。疏曰：詩箋云：文王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

故太王事獯鬻。○趙騁吳越春秋古公積德行義為狄人所慕，薰鬻戎妬而伐之。注曰：薰鬻，孟子作獯鬻。史記作薰育。漢書匈奴傳作葷粥，音同。

寡人好勇。○新序以此合後章好色為一段語，有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等文詳著于後。太平御覽以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為梁惠王言。

王赫斯怒。○毛詩音義曰：斯，毛如字，鄭音賜，盡也。以遏徂莒。○大雅以按徂旅，音義曰：按本又作遏。孟子疏曰：莒旅不同者，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

以篤周祜。○詩正義本篤下有于字。顧氏九經誤字曰：詩以篤于周祜，石經監本同，今本或無于字。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說文繫傳通論篇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孟子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

四書考異 卷之二十四 王怒不為暴退而整其旅故能安天下民也

按武王必文王訛而申言仍作武王恐難歸咎傳寫天降下民七句。泰誓降作佑惟曰其助作惟其克相寵之作寵綏無惟我在三字天下曷敢作予曷敢古文天佑丁民廷出商廷出帝惟丁帝電三亡大臯亡臯予害敵大越手忠 疏曰趙注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其句以四方為下文 困學紀聞曰趙氏不見古文尚書故以寵之斷句 饒雙峰講義曰書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已而言孟子越厥志指民而言 讀四書叢說曰集註

謂所引與今書文小異朱子隨孟子解故義亦小異蓋古者以竹簡寫書簡冊煩重非如今以紙刷印易辨古人多是以口相傳故古書所引多有不同者

一人衡行於天下。音義曰衡丁氏音橫云詳注意卽依字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太平御覽述孟子曰武王一勇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勇而安天下之民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曰齊雪宮故址在臨淄縣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按今晏子春秋無此語當因下文述晏子事遂訛孟子為晏子也

有人不得。趙岐章句曰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作一句讀。十一經問對曰有字是句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是句或曰有人當作人有。韓昌黎集送齊皞下第序吾觀于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讀作人有樂民之樂者節。文子精誠篇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賈子新書禮篇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俱以憂句處樂句前。三國志注曹罔六代論曰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太平御覽人事部樂憂二門並述孟子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

按民字爲唐代所諱御覽編于宋太平興國時其諱已革若此類之民字作人或由其原據經本如此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五節。晏子春秋問下篇景公出遊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遊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

四書考異 卷之二十四
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籍
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鐘
公所身見癯老者七十人賑贍然後歸也管子戒篇
威公將東遊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玕司
馬曰亦先王之遊也何謂也對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
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
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
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
曰寶法也 洪邁容齋三筆曰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
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

按管晏二書俱有後人附託或反從孟子襲入之歟

上條文子之言恐亦如是

吾欲觀於轉附朝儻。疏曰據梁時顧野王釋云澠水
名出南陽恐誤澠爲儻 太平寰宇記轉斛在萊州掖
縣左思齊都賦曰轉斛朝舞奇觀所說又晏子春秋景
公謂曰吾欲遊轉斛朝舞循海而南也附字作斛 陳
士元孟子雜記曰朝如朝夕之朝衛有朝歌齊有朝儻
皆以俗好嬉游故名其地

比於先王觀也。音義曰觀丁音貫亦如字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段。左傳莊公二十一年正義引
孟子諸侯朝天子曰述職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守者守
也越述職句于巡狩前而述職者二句略去巡狩者二

四書考異 卷之二
句變文 虞世南北堂書抄引孟子朝日述職
春省耕而補不足二句。說苑修文篇春省耕助不給
也秋省斂助不足也

吾王不遊四句。文選東京賦注引晏子曰吾王不遊
吾曷以休吾王不豫吾曷以助

按此與今本晏子又略不同寰宇記所引轉鮒朝舞
循海而南亦然蓋百家之書尤多竄易

一遊一豫。左傳昭公二年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
服虔注曰譽遊也宣子遊其樹下夏諺曰一遊一譽爲
諸侯度

眇眇胥讒。音義曰眇古縣切字亦作謂

按廣韻眇與涓蠲同紐音義古縣切者縣實懸之本
字其加心者俗作州縣者借也朱子集註仍音古縣
今或泥認州縣字讀眇去聲非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蘇軾書傳伊訓篇引孟子從
流上而忘反謂之游

樂酒無厭謂之亡。翼孟音解讀樂酒若樂山樂水
太平御覽述文亡作忘

夏按音義丁公著音兩厭字俱一兼切厭當讀平聲
惟君所行也。宋石經脫行字

蓋徵招角招是也。翼孟音解以招爲韶
人皆謂我毀明堂。魏書賈思伯明堂議引孟子云齊

四書考異 卷之二 四
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

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禮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正義曰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孟子疏曰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子于宣王之一時亦以此引之以救弊矣罪人不孥。漢書景帝詔述文孥作帑

老而無妻曰鰥八句。禮記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下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周禮記解曰孟子言鰥寡獨孤輕重之序也王制以孤獨矜寡爲序禮運以矜寡獨孤爲序何也常餼多寡有二等故王制以重者先之禮運以輕者先之也就二等之中則矜于寡爲重獨于孤爲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爲重作記者言少而無父則孤爲輕。尚書大傳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

必先施此使無失職。周書大聚解老弱疾病孤子寡
獨惟政所先。管子輕重揆度篇匹夫爲鰥匹婦爲寡
老而無子者爲獨死者上必葬之又輕重已篇民生而
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
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食

哀此煢獨。小雅煢作惇。宋石經孟子作煢。楚辭
章句引詩作煢。後漢書章帝詔引經曰惠此煢獨
乃積乃倉乃裹餼糧。音義本餼字作糒。大雅乃俱
作廼。毛詩音義曰餼字或作糒糧本亦作糒。集註
考證曰積當作子賜反。干寶晉紀總論文選招隱詩
注俱引詩餼字作糒。

按詩正文積字無音于毛傳音之曰子智反正文下
當是偶傳脫也。孟子音義集註亦俱不著音蓋承詩
音義而未檢及于傳。金氏檢傳補之甚是。

思戢用光。大雅戢作輯。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宋刻本舊趙注本裹
糧皆作裹囊。史記周紀公劉自漆沮渡渭行者有資
居者有畜積。鹽鐵論取下章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
者有囊。太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寡人好色。新序雜事篇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
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
色。可以王。孟子曰太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太王愛厥妃
出入必與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
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
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篤
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
也戰國策王斗見齊宣王曰昔先君桓公好色王亦
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

按新序不惟合前章異云梁惠王謂孟子亦異

古公亶父。孟子考文曰古本父作甫。舊趙注本作

甫。南軒孟子說孟子集疏皆作甫

率西水滸。晉紀總論引詩率字作帥

聿來胥宇。新序作相宇

內無怨女二句。詩邶風雄雉正義引書傳曰外無曠
夫內無怨女上下易置

有世臣之謂也。文選別賦注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
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臣非但見其高大樹木也
爲有累世修德之臣也後二語蓋章句文

左右皆曰賢。宋史鄒浩傳引孟子左右諸大夫皆曰
賢未可也又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俱省二爲一
按陳古靈文集策問有二云孟子戒時君以三慎用人

孟子別無三慎文蓋即用此趙氏總注而略失其意左右皆曰可殺節。舊唐書崔元亮傳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遞寘于法

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太平御覽刑法部述作而後賊仁者謂之賊節。詩大雅民勞正義引孟子賊仁曰賊賊義曰殘。說苑指武篇武王問周公曰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公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爲匹夫王攻失其民者何天子乎聞誅一夫紂矣。俞文豹吹劍錄引作獨夫未聞弑君也。孟子考文曰足利本君上有其字。文

毛本作謂梁惠王當是章懷本誤

選檄吳將校部曲注引孟子有其字

孟子見齊宣王曰。注疏本宋石經本考文本見皆作

謂。後漢書劉元傳注引此節文作謂齊宣王

爲巨室。呂氏恃君覽齊宣王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

按孟子巨室之言疑卽覩斯而發又戰國策王斗謂

齊宣王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使人

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

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疑

卽影脫孟子下一節言以屬王斗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戰國燕策蘇秦之在燕也

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蘇代代爲齊使燕燕王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代欲以激燕王以厚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毛鹿壽說燕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三年燕國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宣王令人說太子平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反攻太子平構難數月百姓離意齊宣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吳師道補註曰通鑑大事記齊伐燕在赧王元年正宣王時事策與孟子合甚明

資治通鑑周赧王元年齊王令章子伐燕王問孟子云云不聽已而燕人畔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立 史記燕世家燕國大亂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王因令章子伐燕 古史孟子傳齊湣王因燕噲之亂伐而克之諸侯謀救燕孟子勸湣王反其耄倪云云又田敬仲世家燕世家俱言湣王伐燕自註曰史記言孟子勸齊伐燕是不考孟子也而孟子稱齊宣王伐燕亦失之矣 朱子或問曰問伐燕之事孟子以爲宣王史記荀子以爲湣王而司馬溫公通鑑從孟子蘇氏古史從史記荀子孰爲得耶曰此無他可考問孟子必不誤耶曰想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

宣王耳溫公通鑑中自移了十年據史記潛王十年伐燕今溫公信孟子改爲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 又文集答曹子野曰史記以爲潛王却是考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日不喜孟子到此却又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似亦是可疑 輔廣孟子答問曰伐燕實是潛王時事恐是後世傳寫誤以潛作宣耳 黃氏日抄曰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書于宣王已歿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注亦稱齊宣王是也齊潛王後又

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七十城是卽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事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止稱王者作孟子時潛王尙在未 有謚之可稱趙注亦止稱王是也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章止說齊王不應亦指伐噲爲齊宣王事 集註考證曰史記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乃齊宣王之七年明年魏惠王卒襄王立齊宣王十九年卒潛王立燕噲之七年乃潛王之十年表但書噲子之皆死而並不 言齊伐燕齊世家亦不及伐燕事年表世家兩無明文而孟子乃爲最詳其次詳見戰國策云云此溫公通鑑

四書考異 卷之二 四
所據以系之宣王者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
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
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朱
文公云移此十年考異亦無他據按溫公考異于此時
之年大抵以竹書爲正而不盡從年表竹書魏惠王之
三十六年未卒明年稱後元年又十六年卒呂文成謂
竹書紀前代事雖多訛謬然其書戰國時必可信也況
是魏國之史其書魏國之年必實于史記年表矣年表
于魏年旣誤則其于齊年安得盡無所誤齊宣王伐燕
孟子所見也謂爲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遷又所傳聞
者也安得以後世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

且溫公固疑孟子者通鑑尙取孟子爲正文公尊孟子
者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爲差雖曰疑
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爲實且益資非孟子之據矣故伐
燕之事雖微戰國策亦當一以孟子爲是況又有戰國
策之可據乎或曰荀卿事齊宣王三爲祭酒宣王伐燕
卽薨荀卿爲宣王諱過見湣王之不善故以伐燕歸之
文公嘗謂孟子弟子爲孟子諱故以湣王爲宣王愚亦
謂荀卿爲宣王諱故以伐燕爲湣王 閻若璩孟子生
卒年月考曰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
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
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于宣王二十九年

四書考異 卷二十四
當赧王元年丁未余謂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
取之與復叛也且以宣王爲卒是年于是上增威王十
年下減潛王十年紛紛遷就湊合不過欲以伐燕事屬
諸宣王以信孟子耳然與屈齊之年數以從燕曷若屈
燕之年數以從齊爲尤信孟子乎何則六國表燕王噲
五年乙巳讓國與子之當潛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
之死當潛王十年後二年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潛
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于宣王十九年丁酉以前
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
而儲子正爲相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伐燕而章子正
與遊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卽五旬舉之之謂五偶誤

爲三也種種皆合安得起文正于九原而面告之

按孟子于去齊日追溯其始曰於崇吾得見王王亦
追憶之曰得侍同朝甚喜明孟子去日之齊王卽初
至日之齊王也孟子曰王猶足用爲善明宣王可當
之潛王不能當也然則孟子在齊所事始終一宣王
耳安得有潛王事入于孟子書哉先儒乃舍本經明
文漫信子史卽子史亦未細究而堅斷伐燕者必是
潛王今考荀子惟王霸篇云齊閔南足破楚西足誑
秦北足敗燕中足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
然注云閔潛同此外無及齊潛王處則荀但言敗燕
而已並未言因何事敗之七雄時攻戰不息潛王四

四書考異 卷之二十四
十年中寧別無敗燕事齊策言司馬穰苴爲齊閔王却燕晉便足當之矣荀卿此語殊不足印證孟子明言潛王伐燕噲獨一史記耳朱子言史記却考他源流來所謂源流者卽荀子耶抑別有一書耶史遷于戰國時事大抵多源國策國策之書其言雖多捭闔縱橫之言其事則皆親見直書之事伐燕始末紀錄甚詳不若荀子之彷彿一語遷作燕世家前後悉襲其成文而惟以一宣字改潛此其故要以與己年表乖違有心遷就救護之耳溫公移下宣王十年未嘗不是遷就然有孟子書可尊信得以無譏史遷不考孟子冒昧改易直謂之譌謬可矣朱子乃專信之反

以議溫公信孟之未是遂并疑孟子之見事不明孟氏門人之徇私曲諱大儒之言不敢妄論而蓄疑莫質後學未自安焉或人之問朱子雖荀卿彷彿一辭猶舉及之獨于國策之始末詳明者反置弗道朱子答或人竟云無他可考豈朱子以短長之書不足寓目故未之一檢耶金氏謂荀卿爲宣王諱似亦未考荀書其云雖微國策一當以孟子爲信況又有國策之可據實千古定論也黃氏巧爲調人祇曲說得一宣字通于此兩章文轉令盡不可通何者易王初立未見設施不當云燕虐其民民避水火齊所取僅十城不當云今又倍地現有易王爲君不當云謀燕衆

而置君捉襟而肘見納屨而踵決其黃氏之謂乎閻氏欲移燕年從齊未嘗不可而同一遷就似不必更多此舉

或謂寡人勿取。資治通鑑述文勿取下有燕字五旬而舉之。戰國齊策田臣思日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不與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吳師道註曰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舉之者大事記改三爲五

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史記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索隱曰此語與孟子不同戰國策亦錄此語吳註曰使無孟子之書則

人將謂此言之信乎要之聖賢決無是事也

湯一征自葛始節。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古文夷字作尸怨字作𠄎後字作逡來字作徠集註考證曰孟子引多天下信之一句其餘文中多者六字異者四字民望之至民大悅七句孟子自言故集註云兩引書初學記述此節文自葛始始作載民望之民作人文選沈約樂遊苑詩任昉勸進牋二注俱引孟子湯始征自葛

東面而征西夷怨三句。荀子王制篇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楊

注但引湯事為證 後漢書班固奏記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

按公羊僖公四年傳已云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蓋本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而以意言其歸王朝為西征也荀卿以奚為後我語牽入之且兼言南征北怨兩聖兩事遂若不可復析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太平御覽天部述文作人望之 五經文字曰霓五結反又五兮反

歸市者不止二句。呂氏慎大覽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

誅其君而弔其民三句。大戴禮主言篇孔子曰明主之

所征必道之所廢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弔其民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則民說矣

按如大戴禮及呂覽此數句恐亦非孟子自言 後我后。宋石經後字作侯

王往而征之。文選孔融論盛孝章書注引孟子作而王征之

鄒與魯鬪。音義曰鬪張胡弄切云鬪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與門不同丁又胡降切 宋

石經孟子集疏四書纂箋皆從門作鬪 別雅曰鬪闕本非一字而形聲相近字書往往譌錯不清廣韻絳部

鬪音同巷而注引說文鬪也又引孟子鄒與魯鬪易門

四書考異 卷之二十四
爲門正韻闕字註又引揚子一闕之市易門爲門令讀
者莫知適從

按說文闕字下解云闕也引孟子此語爲證而其音
爲下降切丁公著讀此亦作胡降則雖從門之字自
有巷音又廣韻云凡從門者今與門戶字同則二字
直可通用矣此章言鄒君臣不能愛民民亦不愛其
上而賈誼新書有云鄒穆公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
國親民如子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
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
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于鄒者士民鄉方而道
哭抱手而憂行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入福往

者福來與孟子言事適相反而愛出愛入亦與出爾
反爾之語相直豈穆公自奉孟子之教大自省悟力
行仁政乃得民之親愛有如是耶

效死而民弗去。四書辨疑曰民字本衍宜準下章效
死勿去爲正

齊人將築薛。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齊人有以三言
諫者乃輟城高誘注曰靖郭君齊威王子

昔者大王居邠。日知錄曰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
十三年以字類幽故改爲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蓋唐

以後傳錄之變也

按說文邠字下云周太王國重文作豳是邠實古字

漢書匡衡疏太王躬仁邠國貴怨已用之師古注曰邠卽今幽州師古尙在開元前得云傳錄變乎

爲可繼也文選難蜀父老注引無也字

疆爲善而已矣。舊趙注本疆字作強注文以平聲讀昔者大王居邠後段。毛詩大雅綿篇傳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家語好生篇與毛詩傳略同 莊子讓王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

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于岐山之下

呂氏春秋開春論淮南子道應訓俱與莊子略同 書大傳略說狄人將攻大王亶甫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每與之至無而攻不止大王贅其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欲君之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

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策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國人之束修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 孔叢子居衛篇與書大傳略說略同 吳越春秋大伯傳古公爲狄人所慕薰育戎姒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甌而歸古公 說苑至仁篇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其百姓故事勲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

伐不止問其所欲者曰土地也于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 毛詩正義曰莊子呂氏春秋書傳略說與此傳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云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中所有莫不與之故鄭于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與之 史記孟子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大王去邠是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異 劉子新論隨時篇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

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說

按桑柔詩具贅卒荒傳訓贅爲屬疏曰謂繫綴而屬之故書大傳述爲贅其耆老依此則屬可如字讀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宋刻九經本所下無以字。列子說符篇牛缺謂盜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鹽鐵論刑德章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

魯平公將出章。風俗通義窮通卷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

爲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後漢書馮衍傳注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何以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劉節廣文選魯平公與齊宣王會于鳧繹山下樂正克備道孟子于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

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不見乎

按後漢趙壹傳注曰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譖之此平公欲見孟子豈孟子欲見平公章懷言繆也李師政辨惑論孟軻于魯不憾臧倉之蔽其繆益甚曰否。音義曰否本亦作不音同

按不實否之本字舊惟方久一切凡經典不俱無音應如字讀方久耳廣韻別入十八尤甫鳩切弗也集韻又入八勿逋骨切無也今普天下悉讀逋骨習忘其初亦讀書者之一蔽然以萬章篇否不然之言論之似兩字在古先原具兩音此否亦作不而孫氏申其音同亦可見他處之音或自有異

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注疏本宋石經本槨字作椁南軒說集編集疏纂箋俱作椁

嬖人有臧倉者沮君。音義曰沮本亦作阻各隨字讀之 邢昺爾雅疏引無者字

止或尼之。音義曰尼女乙切丁本作屈云居字 賈

氏石經誤尼爲泥 爾雅注引孟子行或尼之疏曰孟

子止或尼之此云行或尼之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行止非人所能也。四書辨疑曰中原古註本非人之

所能也有之字則文備蓋自南遷之後南方本傳寫差

脫耳 風俗通義引有之字 集疏本宋刻九經本能

下俱有爲字 事文類聚別集引有爲字

吾之不遇魯侯。論衡刺孟篇引文吾作予。後漢書
趙壹傳注引作余。風俗通義引遇下有於字。
焉能使予不遇哉。李文公集答皇甫湜書引文焉作
安哉作乎。

東陽馬家駒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五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公孫丑上

管仲晏子之功。昭明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引孟子
省作管晏之功。

曾西蹙然曰。音義曰蹙蹙同。說文解字引孟子曰

曾西惝然。禮記曲禮注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

按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時稱曾申爲曾
子也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曾子亦是曾申記述曾子
語獨多未必皆子輿子矣經典序錄云申字子西曾
參之子而趙氏以西爲曾子孫集註因之王伯厚謂

楚鬪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西爲申之字無疑
曾西艱然不悅。音義曰艱丁音勃張音拂

按音勃爲是論語色勃如說文引之勃字爲艱

曰管仲。四書辨疑曰自子誠齊人也下連此節皆孟子言此處不當又有孟子發語之辭曰本衍字無疑由反手也。音義曰由義當作猶古字借用耳下皆倣此。程伊川子上神宗書引文作猶

且以文王之德。宋刻九經本無以字

今言王若易然。孟子雜記曰或讀然屬下文

按後文云今時則易然也知此然字必不當屬下

猶運之掌也。文選枚乘上書注引孟子曰武丁有天

下猶反掌也又鮑照升天行注引無之字

紂之去武丁。後漢書班固傳注引無之字

微仲。漢書古今人表作微中

按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其

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紂也中衍蓋卽微仲禮

檀弓云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衍史記謂立微仲是已

膠鬲。音義曰鬲丁隔歷二音。路史夏紀論引此段

文作膠革

相與輔相之。音義曰丁本作輔押押音甲義與夾同

一民莫非其臣也。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

引文民俱作人

鹽鐵論相刺篇紂之時內
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
子棘子不知何人

雖有磁基不如待時。音義曰磁或作茲。漢書樊鄴
滕灌等傳贊引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禮記月令
正義引孟子齊人曰雖有磁錡。賈思勰齊民要術亦
作雖有磁錡說文解字曰櫛齊謂之磁錡廣雅曰磁錡
鉏也。唐書隱太子傳贊亦作磁錡。周禮薤氏注萌
之者以茲其茲其亦卽磁基。意林錄孟子雖有智慧
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齊人譏管晏饑者易爲
食渴者易爲飲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
按馬氏錄孟子蓋惟智慧四語饑者二語餘三語則
以己意櫛括也戒菴漫筆舉之脫去渴不擇飲句謂
其八句悉馬所見別本孟子如此未然

雞鳴狗吠相聞。莊子胠篋篇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
狗之音相聞

按此必時俗語故老子亦云樂其俗安其居隣里相
望雞犬之聲相聞百家之書凡非孟子後時而其辭
有同者如挾山超海杯水車薪絕長補短過化存神
之類均當持此論觀

而達乎四境。事文類聚後集兩引而俱作以

孔子曰德之流行節。呂氏離俗覽舜行德三年而三
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
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文選論盛孝章書注引孟子作民悅而歸
民之悅之。

淮南主術訓握劍鋒以離北宮
子高誘注北宮子齊人孟子所
謂北宮黝也

之又馬汧督誅注作民悅之
故事半古之人。陸機豪士賦序故曰才不半古而功
已倍之蓋得之于時勢也用孟子語而以事爲才
則夫子過孟賁遠矣。趙彥衛雲麓漫鈔述六一先生
語云孟子勇過賁育
不膚撓。舊趙注本音義本撓字从木作撓奴効切
五經文字曰枉撓之撓女絞反俗从手者撓擾之撓火
刀反 韓非子顯學篇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
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
按韓非所稱漆雕之議上二語與此文同下二語與
曾子謂子襄意似其漆雕爲北宮黝字歟抑子襄之

出于漆雕氏也韓言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漢志
儒家有漆雕子十二篇其書久亡無能案驗矣

思以一毫挫於人。宋本舊趙注本四書纂箋四書通
毫字俱作豪 文選七啓注引孟子作思拔一毫

舍豈能爲必勝哉。四書辨疑曰施非助辭宜以施舍
爲名舍豈能上本合有施字蓋傳寫之脫漏也

按古人二字名或稱一字如紂名受德泰誓但稱商
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但稱叔振晉文公名重耳左

傳但稱晉重魯仲孫氏名何忌春秋經定六年但稱
忌孟施舍卽不脫字亦不嫌其自稱舍也

夫二子之勇。秦淮海集浩氣傳作夫二子之養勇

然而孟施舍守約也。蘇濂石渠意見補缺曰守約蓋守氣之誤觀下文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可知不然孟施舍何以既守約又守氣而又不曾子之守約歟

吾不惴焉。音義曰丁本惴作遄音揣王若虛孟子辨惑曰不字爲衍不然則誤耳石渠意見曰蓋吾亦惴焉之誤辨疑亦曰疑爲亦字

氣之帥也。音義曰帥所類切或音率本亦作師

志壹則動氣二句。程子遺書李端伯傳師說曰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蘇軾孟子解述孟子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

今夫蹶者趨者。音義曰蹶音厥又居衛切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春秋繁露循天道篇引文氣下有者也二字後漢書劉般傳注引文無吾字蘇長

公集韓文公廟碑引文我作吾文選答賓戲孟軻養浩然之氣注引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據此似舊本有作皓然者

至大至剛。章句曰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連下以直二字爲句程子遺書伊川曰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闕一不可如坤所謂直方大方卽剛也又曰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若治世之音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皆此類張栻孟子說亦引坤爻爲證連

下以直句 朱子孟子或問曰問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而程子從之子之不從何也曰程子之前固有以至大至剛四字爲句者矣則此讀疑有所自來不獨出于俗師也 語類曰遺書以李端伯所錄更精故冠之篇首然端伯載明道所言以至大至剛爲句以直二字屬下句及楊遵道錄伊川之言則曰先生無此語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爲一句二說正相牴牾曰至大至剛以直趙臺卿如此解直養之說伊川嫌其以一物養一物故從趙注舊嘗用之後來反復推究却是至大至剛作一句以直養而無害作一句者爲得孟子之意蓋聖賢立言首尾必相應如云自反而縮便見有直養意

思集義之說亦然端伯所記明道語未必不親切但恐伊川又自主張得別故有此議論今欲只從明道之說也又曰程子以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肋則塞于天地之間。文選雪賦注引文于字作於 宋刻九經本于字作乎 後漢書劉般傳注引作塞乎又間下有也字 蘇轍欒城集浩然堂記引作塞乎 按孟子自引詩書外例皆用於字此獨爲于可疑而舊趙注本亦自爲于蓋其變體久矣

無是餒也。湛困靜語曰無是當讀斷謂無是氣則道義餒後又一餒字謂無道義則氣餒 五經文字曰餒從委飢也經典相承別作餒爲飢餒字以此爲餒飼之

四書考異 卷之二十五
餽字書無文

非義襲而取之也。四書纂箋曰按朱子格言云非義當一讀蓋非義則是襲而取之者若三字連則不成文理今按集註與此不合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章句曰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讀事爲福疏曰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惟在常存正心于事未然之前耳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以心字屬在上句程子遺書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曰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又謝顯道記語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又伊川文集載周孚先問曰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助長也若正心若助長便是忙也並以心屬上句又侯世與曰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楊時南都語錄曰事說勿正則可心說勿正則不可某嘗疑勿正心似非聖賢語及見正叔先生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乃知正叔讀書直是不草草地朱子偶讀漫記曰東坡手書煮猪肉法引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知前輩讀此皆依古注勿正爲句絕非獨程先生也作正心者其始于王氏乎然文勢

亦或有之未可直以爲非故予于集註兩存之 陸九淵孟子說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此與言語必信非以正行是也勿正下有心字則辭不虧勿忘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于文者亦能知之 輔氏答問曰勿正心謂勿以其心預期之也若大學所謂心正則心體得其正耳其語意固不同也 楊簡慈湖遺書曰孟子勿正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之 十一經問對曰上下必有闕文先儒點句到此亦難定奪無非強解 四書辨疑曰勿正勿忘之間難容更有心字勿忘上只當有一亦字心字蓋亦字之誤又

此節與上段文不相接必有事焉上疑有脫簡今不可考 日知錄曰倪文節思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禮祭義見間以俠無鄭氏曰見間當爲覲史記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當爲齧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曰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爲二字之證叠二勿忘作文法也

按趙注又云宋人云云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是猶農夫不耘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猶此揠苗人也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

求其福合通段凡十見福字古文福但作畝中筆引
長形便類事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畝焉故趙氏注之
如此疏先略順趙注云不可但正心於爲福然後行
仁義也隨據今事字說云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
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所以云福之故未有一語
明之蓋當宋之初傳本已別作疏者不及見畝字之
舊經矣經文既不及見而注中纍纍承說仍不以其
突出致疑一爲徐揣其故亦不嫌其與已說不屬少
加辨通作疏之士非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乎
後來諸儒惟聚訟於心字之上屬下屬而此事字之
異於舊經從未有因趙注進測之者近人槩置古注

高閣抑又無怪其不知矣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意林錄孟子宋人
有閔其苗不長揠拔之使其長。論衡自然篇宋人有
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揠之。說文繫傳引孟子宋人
患苗不長而揠之也。

非徒無益二句。意林錄孟子非但無益乃有害也
詖辭知其所蔽四句。鶡冠子能天篇曰詖辭者革物
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固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
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遁辭者請物者也聖
人知其所極。葉夢得語。孟子公孫丑上
聖人復起。論衡刺孟篇述文聖人止有雖字

善爲說辭。音義曰說張音稅丁又依字。惡是何言也。葉夢得避暑錄話述文惡字作烏云烏蓋齊魯發語不然之辭。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論衡知實篇引文厭字作饜倦下無也字。呂氏春秋孟夏紀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

按論語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向公西華言之此向子貢言之曰知錄謂孟子書所引孔子之言其載于論語者八學不厭而教不倦一也今據呂氏春秋則此條實別一時語。

學不厭智也四句。論衡厭作饜饜倦下各有者字。夫子既聖矣。宋刻九經本矣下有乎字。孟子考文曰足利本有乎字。

冉牛閔子顏淵。論衡知實篇引文閔子下有騫字又具體句無則字。太平御覽述文冉下有有伯二字。曰不同道。宋本無此四字。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論衡知實篇止則止作已則已。南豐類稿徐孺子祠堂記孟子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

皆古聖人也。論衡古下有之字。程子遺書楊遵道錄伊川語曰孟子說夷惠云皆古聖人也須錯字若以

四書考異 卷之三
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
必不以夷惠爲聖人

按此云皆古聖人者伯夷與伊尹也而伊川子以爲
夷惠劉絢錄伯淳先生論傳錄有害處亦云孟言伯
夷柳下惠皆古聖人可見偶然錯字雖于賢者不免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荀子王霸篇行一不義殺一無
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又儒效篇同 劉元承錄程
伊川語曰孟子言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
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疑亦有錯
皆不爲也。三國志注引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仁者不爲也以荀子竄孟子 晉書刑法志王肅引孟

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亦以荀竄孟
汙。朱子語錄曰汙字當屬上文讀 蘇洵嘉祐集有
三子知聖人汙論 容齋隨筆曰老蘇作一句讀故作
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
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者耳此說竊謂不然夫謂夫子賢
於堯舜生民未有可謂大矣猶以爲汙下何哉
以予觀於夫子節。三國志崔林傳注引文觀下無於
字 論衡知實篇亦無此於字 陳岳春秋折衷曰孟
軻謂仲尼之道高於堯舜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唐文粹杜牧書韓吏部孔
子廟碑陰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五
麒麟之於走獸四句。論衡講瑞篇引文麟字作麟泰
字作太。四書集編孟子集疏四書纂疏四書通諸本
泰俱作太。賈三復孟子石經亦作太。法言問明篇
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非羣人之於聖
乎又問神篇太山之與螳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知也
按前篇挾太山後篇登太山本俱太字此篇不應獨
變爲泰諸舊刻所傳應得其文之正

出於其類拔乎其萃。陳思王集學官頌引有若日出
乎類拔乎其萃。後漢書蔡邕傳注引孟子曰若仲尼者
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兩皆作乎。文選東方朔畫贊注
引孟子出於其類拔於其萃兩皆作於。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三國志崔林傳注孟
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合二人辭爲一

自西自東。韓詩外傳四卷引文又五卷兩引文俱作
自東自西

是猶惡濕而居下也。離婁篇疏曰惡醉而強酒亦論
語孔子謂惡濕而居下之意也。太平御覽述無也字

按注疏引經每或誤標其目而未有卽所疏本經文
誤指爲他經者故今新刊注疏以此疏中論語孔子
四字爲衍文刪去然孟子疏之疎忽不僅此一端如
魯平公章趙氏章句曰樂正子魯臣疏曰若非魯臣

何以言克告於君趙氏詳其意而云如於他經書則未詳又大舜有大焉章句曰孔子稱曰巍巍疏引巍巍乎其有成功爲證此俱不稽檢本經也魯欲使樂正子爲政見告子下篇何云經書未詳君哉舜也巍巍乎見滕文公上篇何必以稱堯之辭借充類觀之則此論語孔子四字似爲其原文所有
迨天之未陰雨。說文解字引詩迨作隸 家語作殆
徹彼桑土。韓詩作桑杜
今此下民。幽風此作女 家語作汝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家語好生篇幽詩云云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

般樂怠敖。音義曰敖五勞切又五到切 虞兆瀝天香樓偶得曰趙氏注怠惰敖遊本義自明朱註敖音傲是以平聲之敖讀作去聲而義仍訓偷安不訓倨慢失之矣蓋敖遊敖字不當以去聲讀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路史黃帝論引作孔子語不可活。音義曰活如字丁依尙書音換離婁篇同尙書活作迨 禮記緇衣引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踰音義曰踰本又作迨 集註考證曰古書皆口授故字文或不一然古人方言多以四聲通讀塵而不征法而不塵。禮記王制市塵而不稅 周禮塵人疏曰孟子塵而不征周則塵有征此經斂塵布是

也云不征者非周法孟子又云法而不廛則與此經官以法爲居取義同 太平御覽治道部述此五節文獨無法而不廛一句又資產部述孟子市廛而不征則天下皆悅願藏其市亦無法而不廛句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音義曰藏或作臧音藏 周禮廛人注引文悅字作說

關譏而不征節。周禮司關注引文譏作幾旅上有行字悅作說路作塗 左傳文公十一年正義引文關下有市字之旅作行旅路作塗 通典引與周禮注同 藝文類聚何禎集引古者關譏而不閱 章句曰王制亦曰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

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周禮有征謂周公以來

助而不稅。禮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無夫里之布。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又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皆悅而願爲之氓矣。音義曰氓或作萌或作毗皆音盲 周禮載師注引作皆說而願爲其民矣

按一讀以天下之民皆悅斷句上士商旅農悉連下皆悅二字句似亦可通

攻其父母。周禮司關疏引文攻上有以字

自生民以來。孟子考文曰古本自下有有字 宋刻

本舊趙注本俱有有字

可運之掌上。太平御覽述文之下有於字

今人乍見孺子四句。意林錄孟子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 戒菴漫筆曰許慎說文引孟子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之父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

按右乃太平御覽所述不出說文也戒菴誤憶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音義曰內本亦作納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抱朴子仁明篇引孟子無惻隱之心非仁也 文選任彥升策秀才文注引孟子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音義曰惡丁烏故切又如字

意林錄孟子以下三非人也句首各有亦字 三國志

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李膺謂鍾觀曰孟子以爲人無

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羞惡作好惡

無辭讓之心。宋高宗石經讓諱作遜下倣此 真德

秀集潭州示學者說作辭遜

無是非之心。禮記曲禮注引孟子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正義兼引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句首各有人字 後漢書鐘皓傳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亦有句首人字

而自謂不能者。後漢書鄧暉傳注引無而字

知皆擴而充之矣。音義曰擴音郭字亦作曠音霍

集韻曰擲與擴同孟子擴而充之字或从郭 苟不充之。程子遺書伊川引作苟不能充之 真西山集四德四端講義亦引有能字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三句。廣韻錮字下引孟子曰 矢人豈不仁於錮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錮人惟恐傷 人 四書纂疏本孟子集疏本兩惟字俱作唯

天之尊爵也二句。太平御覽述文無兩也字

由弓人而恥為弓二句。宋刻九經由作猶 太平御

覽述亦作猶 舊趙注本矢人上亦有由字 音義釋

由反手曰古字借用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依此則

舊文矢人上當更有由字

仁者如射節。禮記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

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

矣 後漢書李法傳引孟子仁者上有夫字正己上無

射者二字反求諸己作反諸身 蘇長公集仁說引孟

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

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臯陶謨禹拜昌言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大禹謨舜曰稽于衆舍己從人

惟帝時克 尸子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

人有善若己之善

按舜稱堯之辭孟子即以稱舜見堯舜之德同而舜

固取法于堯

伯夷非其君不事。王臨川集伯夷論引孟子曰伯夷不事不肖

坐於塗炭。文選張協詠史詩注引孟子炭下有也字若將浼焉。音義曰浼張莫罪切丁亡但切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集註考證曰語錄以不隱賢爲讀必以其道爲句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音義曰佚與逸同或作迭或作失皆音逸阨音厄本亦作厄 文選嵇康絕交書

注引孟子阨字作厄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音義曰裎亦作程 列女傳賢

明篇柳下惠謂其妻曰油油之民將陷于害吾能以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于下位

爾焉能浼我哉。說文解字引孟子汝安能浼我 古史柳下惠傳亦作安能

援而止之。音義曰或作正之

孟子曰伯夷隘。四書辨疑曰此孟子曰衍文 音義曰隘或作阨或作阨並烏懈切

柳下惠不恭。風俗通義十反卷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

按此豈孟子引孔子言以爲斷傳寫者譌孔爲孟字

四書考異 卷之三
歟法言淵騫篇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後漢書黃瓊傳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概稱君子未定其果誰屬也

蘭谿柳兆勳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六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二句。尉繚子戰威篇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又武議篇引此二句亦斷之曰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

按尉繚與孟子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卿王霸篇亦云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應曾見古別典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二節。晉書段灼傳疏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園圍

而攻之有不尅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尉繚子天官篇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孟子音義曰至或作主畔與叛同 尙書古文訓引孟子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上下易置 魏泰東軒筆錄錄孫思恭爲神宗講孟子事亦以四語易置

今日弔。宋本作今以弔 注疏本日亦作以

按疏曰以理推之孟子所弔問必齊之賢大夫也如非大夫之等亦何由而弔之哉愚謂孟子所重賢而已矣何必定大夫韓詩外傳云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詘身下志以求仕世之賢也孟子所弔梁石君應其人爾

有采薪之憂。禮記曲禮下篇辭君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文選阮嗣宗奏記注引孟子作負薪之憂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儀禮鄉飲酒疏引孟子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

按漢藝文志有景子三篇列儒家者流此下稱景丑爲景子其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引禮父名君名

諸文頗有見于儒家大意景子似卽著書之景子也
孟子宿于其家蓋亦以氣誼稍合往焉
君臣主敬。宋石經敬諱作欽下皆倣此

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鄭世威經書答問編曰十
字舊作一句讀非也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作句云爾二
字讀斷云是說爾是如此還屬下

父名無諾君命名不俟駕。禮記曲禮上篇父名無諾
先生名無諾。又玉藻篇父命呼唯而不諾走而不趨
凡君名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履在外
不俟車。儀禮疏引孟子不俟駕下有而行二字
固將朝也二句。儀禮疏也作矣王作君

宜與夫禮。音義曰與丁音餘亦如字。書齋夜話曰
宜與之與音歟古者歟字皆作與字宜歟卽可乎之謂
當以與字絕句不當連下文

吾何慊乎哉。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吾何慊也。集
註曰慊或作賺

按呂氏春秋魏文侯曰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
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與此語意
相同文侯嘗受經藝于子夏宜得聞曾子言也賺字
義見穀梁傳穀不升謂之賺彼注云賺不足貌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盡心下篇章指作豈有非義
爵一齒一德一。周禮大宰注引孟子曰天下之達尊

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儀禮鄉飲酒禮注引孟子曰
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李文公集答梁載言
書引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朝廷莫如爵三句。莊子天道篇朝廷尙尊鄉黨尙齒
行事尙賢故將大有爲之君。後漢書楊秉傳曰明王之世必有
不名之臣用此語而以意變文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集註考證曰韓文公引
此語作今之諸侯無以大相過者亦以意變文
陳臻問曰章。論衡刺孟篇陳臻問曰於齊王歸兼金
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

受取前日之不受則今日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
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賚辭曰歸賚予何爲
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歸之備
乎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
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則今日之受非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今日受之
非也與論衡同

按張衡云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
之亦誤蓋所不辭乃七十五非一百也
行者必以賚。文選魏都賦赭白馬賦醮曲水詩三注

引孟子贖字皆作賚。後漢書注引孟子子將遠行遠行必以贖。

辭曰餽贖。說文繫傳賚字下云孟子歸賚是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風俗通義窮通卷孟子絕糧于鄒薛困殆甚所云戒心當卽絕糧時。

凶年饑歲。宋石經宋刻九經舊趙注本饑字皆作飢。幾千人矣。音義曰幾丁蟣祈二音。

孟子謂蚘蠹曰。楊桓六書統引石經孟子作蠹。蠹。

按此蜀石經也。晁公武作石經考異言孟子文不同者二十七科。今惟頻顛一科見讀書志。餘皆不傳。此蠹蠹字可以備補一闕。

有官守者四句。漢書谷永傳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王臨川集諫官論引孟子以言責二句。處官守二句上。

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文選西征賦任好綽其餘裕。注引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

葬於魯。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曰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却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鄆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云魯擊柝聞于邾是已。

使虞敦匠事。章句曰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以匠字句事字連下。嚴字爲句。孟子雜記曰王栢讀敦。

匠事句

按集註文似已讀敦匠事爲句未必始改自王氏也然韻書敦字凡十二義未嘗有以董治訓者

中古棺七寸三句。禮記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椁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按椁屬俱在棺內椁在棺外上下大夫俱有屬無椁士并無屬椁則雖庶人有之檀弓孔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禮家據此爲庶人之制庶人有椁則自士以上俱得有椁可知此云棺七寸乃約上下大夫之中云椁稱之乃視庶人椁加二等亦是七

寸而云自天子達於庶人則於記難強通矣或者虞夏殷制與周不同

得之爲有財。集註曰或曰爲當作而 集註考證曰爲當一讀謂禮制所得爲也不必改作而

按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孟子此言乃卽受之於子思者得之爲猶云有其禮

且比化者。孟子雜記曰宣城張師曾云化疑當作死蓋字之訛缺也吾儒止言變化融化之類未嘗云死爲化也以死爲羽化坐化者佛老之說也

於人心獨無校乎。音義曰校音效丁音皎 廣韻校

字下云胡教切出孟子蓋以倏字爲倏

吾聞之也。宋本宋石經舊趙注本注疏本俱無也字沈同以其私問曰。音義曰沈音審或作沉誤

子噲不得與人燕二句。戰國齊策注引孟子曰子噲无王命而私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而擅受子噲國

史記燕世家燕噲三年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子之遺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

皆決于子之

有仕於此。論衡刺孟篇述文仕作士 鄭厚藝圃折

衷引亦作士 四書辨疑曰觀夫士也亦無王命亦字文勢仕士本是一箇字此仕當作士傳寫之差也

按禮曲禮士載言注曰士或爲仕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民注曰士讀爲仕後漢書趙壹傳昔人或思士而無從注以思士爲孟軻蓋亦以士讀仕仕與士古多通用不必定傳寫差

私與之吾子之祿爵。論衡無吾字祿爵作爵祿

勸齊伐燕。朱子語錄曰孟子此章誠爲未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是弔民伐罪不行殘虐之王方可以

四書考異 卷二十六
伐之如此方善又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于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必孟子亦必以伐燕爲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史記鄒人孟軻勸齊伐燕云此湯武之舉也想承此誤然亦有不可曉者

接近儒俱以疑孟一事短司馬子而尊信孟子者莫朱子若矣今觀司馬子作通鑑首錄孟子對梁惠黜儀衍諸言於伐燕一節確信孟子爲宣王事寧移年就之而不肯漫從史記朱子則云想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宣王又云此章言誠未盡想孟子亦必以伐燕爲是則朱子亦曷嘗以此書爲

盡無疑哉蓋孟子書爲門人錄定閒有小失其本意處信其大段之可信疑其一二節之可疑兩賢皆以至公至平之心反覆詳察以期其垂萬世而無弊未有一毫同門異戶之形迹也戰國策田臣思謂齊王曰是天以燕賜我也儲子謂齊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勸伐者齊固有人乃田臣思與儲子耳若孟子則不特不勸且嘗有語以諫之矣何以驗之驗之于下章也惟孟子諫王而王不聽故燕人之畔王獨甚慙於孟子儻孟子亦以伐燕爲是則孟子方且有慙於王王又何所慙哉至史記文武之言則因前篇取之而燕民悅數語誤不必更糾於此

沈同問燕可伐與至何爲勸之哉。論衡沈同問問作曰彼然而伐之也無也字彼如曰孰可以伐之無彼字兩則將應之曰各無將字何爲勸之哉哉作也

陳賈曰。離婁下篇非禮之禮注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音義曰質本亦作賈

按此一事便可見陳賈之諂鄙性成矣賈質字下俱從貝形略相似宜致傳寫別

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孔叢子儒服篇子高任司馬又爲將于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

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夫以周公之聖兄弟之審而猶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穿何慙焉

按孔穿略後孟子所云齊與燕戰似卽燕畔時事而顧以陳賈逢君之辭爲穿自解免語孔鮒當不肯誣其祖如是也朱子謂孔叢爲東漢人托誠然

周公使管叔監殷二句。資治通鑑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叛也注曰古殷商通稱孟子陳賈只云監殷今作監商避廟諱也 宋石經殷作商下同

按滕文公篇殷人七十而助殷曰序萬章篇殷受夏周受殷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宋石經殷皆作商

知而使之四句。潛夫論釋難篇子庚問潛夫曰周公

知管蔡之惡以相武庚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仁也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亦襲陳賈言古聖人也至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論衡知實篇述文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章句曰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尚書金縢傳武王崩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正義曰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弟矣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兄孔氏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孔云其弟承上武王崩謂武王之弟與孟子可不違也

按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帝王世紀則云次管叔次蔡叔次邲叔次霍叔次周公序次不同其周公爲管叔弟均與孟子同毛詩思齊傳大姒十子不具名正義惟以史記世紀爲證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有十子名而以周公列管蔡前此既爲原傳所無且未有次某次某明文當未若史之可據趙氏注孟子特作曲筆矯之不以誤讀書傳及過信白虎通故耶周公之過。論衡知實篇過下有也字

又從爲之辭。賈三復石經從下有而字。明初監本有而字。陸佃鶻冠子注引文有而字。

得侍同朝甚喜。章句曰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以朝字爲句。

養弟子以萬鍾。司馬溫公集功名論引作養孟子。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論衡刺孟篇述此數節文略此一句。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章句曰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以異哉爲句絕。四書辨疑曰舊注以季孫子叔爲兩弟子今以子

叔疑三字爲一人皆無考據。

有私龍斷焉。音義曰丁云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是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割斷之斷非也陸善經云龍斷謂岡壘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龍音壘。楊伯岳九經補韻曰孟子有私龍斷龍音壘合於上聲二腫字下添入。

按列子湯問篇說愚公移山事曰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可爲陸說龍斷字之確證說文引下文直作登壘斷三家之釋要惟陸氏爲長。

古之爲市者。宋本宋石經者俱作也。注疏本張南軒本孟子集疏本亦俱作也。文選魏都賦注引文作

也 楊龜山集神宗日錄辨述亦作也

必求龍斷而登之二句。說文解字買字下引孟子曰

登壘斷而网市利

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說文繫傳引文作然則征商

自賤丈夫始也

宿於畫。舊趙注本畫作畫注亦作畫 集註曰畫如

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史記田單傳燕初入齊聞

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索隱曰

畫胡卦反正義引劉熙曰畫音獲又括地志曰澧邑蠋

所居即春秋時棘邑因澧水為名也 齊東野語曰高

郵黃彥利謂孟子去齊宿畫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

田單傳畫邑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

時人以為濡滯也此說甚新而有據 邢凱坦齋通編

曰孟子宿畫之畫當是畫字之誤也不特史記可證後

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菑亦可證 困學紀

聞曰水經注澧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澧

中也 集註考證曰語錄謂齊有畫邑又有畫邑路史

云畫邑在西安城畫邑在臨淄 雅俗稽言曰史記云

畫邑人王蠋說苑立節篇則以為蓋邑王歎夫齊固有

蓋邑與畫邑不同今通鑑畫字司馬康音釋胡卦反華

去聲亦如史注曰齊西南近邑而不復音獲何也

按畫字本具二音一在十五卦一在二十一麥劉熙

四書考異 卷二十六
司馬貞各主其一而通鑑音釋乃依司馬貞也通鑑
正本爲畫詹道傳四書纂箋嘗舉以明孟子字之當
爲畫而今本或傳寫作畫澧水之澧廣韻亦胡卦反
水經淄水注是澧字而困學紀聞所引亦傳寫作澧
檢舊字書未嘗有澧字也書經三寫烏焉爲馬在昔
已成通患孟子中豈必不容一訛集註或人說似爲
可從若分畫畫爲二邑名而以路史爲說則後漢紀
敘耿弇事有明文云西安距臨淄三十里弇引營居
臨淄西安間所謂臨淄西安間卽畫是也蓋畫去臨
淄十八里其去西安則十二里於兩邑皆相近也安
得漫援爲畫畫不同之據

弟子齊宿而後敢言。音義曰齊字亦作齋

按通志堂刊音義云齊亦作齋齋爲近世鄙俗字疑
舊本未必作此今檢闕里孔氏刊本據定爲齋

泄柳申詳二句。集註考證曰泄柳禮記雜記作世柳
世泄古語四聲之訛也魯繆公史並作穆 檀弓注曰
子張姓顓孫而子曰申詳周秦之聲二者相近

則是干澤也。風俗通義窮通卷述作干祿

三宿而後出畫。舊趙注本畫作畫下倣此 漢紀孝

文帝紀論馮唐等事曰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境 水

經淄水注俗以澧水爲宿留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

澧故世以此而變水名也

予三宿而出晝。宋刻本出上有後字
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風俗通義述作王庶幾改諸
王如改之

則必反予。南豐類稿上歐蔡書孟子去齊遲遲而後
出晝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名予。蘇長公集賈誼
論孟子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名我

悻悻然見於其面。音義曰丁云悻字當作倅形頂切
又胡耿切字或作慳慳然論語音鏗

按趙注引論悻悻然小人哉爲證趙或讀此悻字爲
鏗音耳論語實未有悻字亦未有慳字

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論衡刺孟篇路作

塗不豫上無有字。蘇長公集賈誼論孟子去齊公孫

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誤充虞爲公孫丑

彼一時。論衡此句下亦有也字。文選答客難五等

諸侯論二注俱引孟子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其閒必有名世者。漢書劉向傳贊引傳曰聖人不出

其閒必有命世者焉。三國志荀攸傳注引傳子曰孟

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與其閒必有命世者。文選西

征賦杖命世之英藺注亦引孟子其閒必有命世者

史記集解序索隱引孟子五百年生一賢其閒必有名

世者。論衡名世者下有矣字

由周而來。論衡而作以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論衡也作乎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論衡其作而 文選陳太邱

碑注引孟子舍我而誰 蘇長公集賈誼論孟子曰方

今天下捨我其誰哉

非我志也。○孟子考文本志作心

東陽厲虞校字

趙瀚



